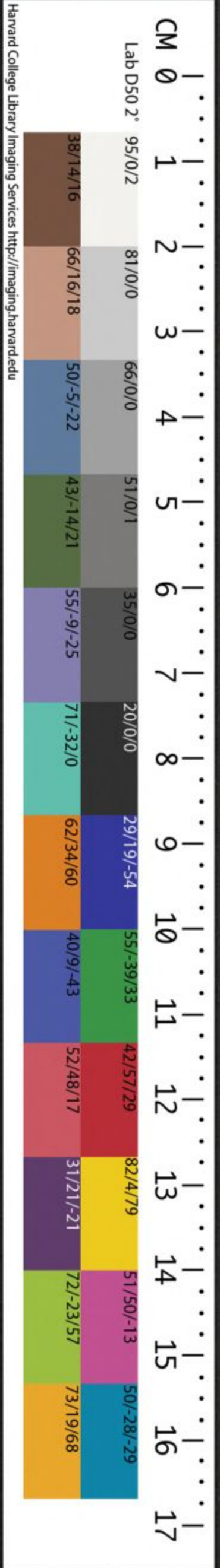


T2512/819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874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四十四

兩

宋元嘉二十三年

春正月魏主計蓋其宋發兵援之

魏主計蓋其宋發兵援之

魏主計蓋其宋發兵援之

魏主計蓋其宋發兵援之

魏主計蓋其宋發兵援之

魏主計蓋其宋發兵援之

通鑑曰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許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

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

之永宗出戰大敗於水死其族大少都先被強襲奪城

奔宋魏子開蓋其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殺卒欲渡渭

能掉今吳常太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破之必

矣破吳南向長安不過一日一日之未致在傷若役

南道則吳之北山梓木可平也魏主不致吳舉聞之悉

散入北地軍無所獲魏主海之學如長安所遇宋民與

以吳爲北地公發難梁軍屯境上爲吳聲援尹氏口前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四十四

哈佛大學哈佛藥房圖書館珍藏印

丙戌

宋元嘉二十三年

春正月魏主討蓋吳宋發兵援之

通鑑曰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南奔宋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致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致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碎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所過誅民夷與吳通謀者諸軍大破吳於杏城吳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爲北地公發雍梁軍屯境上爲吳聲援尹氏曰前書魏蓋吳反此書魏討蓋吳曰反曰討其義明矣宋乃發兵援之果何理也天下之惡一也烏有遣兵助反虜而可威服敵人者哉書法告此其罪宋人之意爲何如

宋伐林邑克之

通鑑曰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于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慈家世儒業慈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遣慈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

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通鑑曰魏主與崔浩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朕欲除偽定真滅其

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阮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冕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唯塔廟無復孑遺尹氏曰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訾之者至魏主素乃能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衍奉佛尤篤得禰尤慘豈佛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要知人之禰福自繫乎善惡之積而奉佛與否初無預也夫綱目有罪則書誅無罪則書殺今沙門者崇信其法以修行其所謂善初非有可名之罪而綱目書誅何哉居中國而從夷狄捨王道而尚異端棄君臣絕父子滅人倫毀形体將手游食以耗蠹下民至於歲奸畜穢淫汙雜揉又有不可勝言者是果有罪耶無罪耶書之曰誅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耳夫豈過哉後之欲敬禮沙門者要當以是為的丘氏濬曰嗚呼人君之於民其賢者智者固當愛之其愚者不肖者亦當憐之故民有悖於教違於禮犯於法者必先

原其心察其情而推究其所自苟上之所不為而又明其禁令而民犯之違之悖之然後罪之誅之彼固甘心而受也土之人分明為之而又無禁令一旦不分彼此施之以一切之刑則彼固有辭矣元魏之誅沙門雖若痛快人心然未嘗先有禁約之令限斷之期而即加以不可復生之刑使之欲改過而無由亦云慘矣况其心偏有所向非一於扶正教以闢邪說安能服其心哉

夏四月魏得玉璽二

通志曰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因璽

魏人侵宋

通鑑曰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

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即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咨謀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戍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盈諸野有積穀然後發兵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長末者也唯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其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岷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

聚四曰計丁課仗允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箠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疆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此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尹氏曰自南北分統彼此交侵師出未嘗有名今宋人近有蓋吳之援若可問罪而魏則未能也潛師入境果何為哉書人書侵陋之也

魏上邽東城反州兵討平之

通鑑曰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氏羗及休官屠各數萬人皆起兵應固會敕文擊固斬之餘衆推會為主魏主遣兵討之未至會棄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嚴兵守之格鬪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示降

若赦之會衆遂潰追討平之

宋師克林邑

通鑑曰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室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六月朔日食○魏築塞圍

通鑑曰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歲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

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秋七月宋主以杜坦為青州刺史

通鑑曰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碑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碑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宋主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儉荒賜隔况日碑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

斬之

通鑑曰蓋吳屯杏城兵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而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我為諸軍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為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

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使爾必不負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俟為內都大官會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俟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能為也俟既至喻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俟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餽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營約曰發幾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人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俟為外都大官劉氏曰書又斬之重加俟也

吐谷渾復還故土

(亥) 宋元嘉二十四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

魏太平真君八年通鑑曰魏師之克敦煌也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宝器至是守歲者告之且言曰牧犍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其家果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牧犍猶

與故臣民謀反者乃詔賜死劉氏曰魏殺赫連浞書故
夏王牧犍故涼王也則何以不書已降也是故姚泓不
書牧犍不書皆已降也綱目之筆削嚴矣

宋鑄大錢

通鑑曰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剪鑿古
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
射何尚之議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有交易豈假多
鑄數少則弊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
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貨自倍
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也宋主卒從義恭議

秋八月宋衡陽王義季卒

通鑑曰義季自義康之敗遂
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冬十月宋胡誕世據豫章反討平之

通鑑曰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據郡反欲奉前彭
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
斬之

楊文德據葭蘆五郡氏皆應之

宋元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人擊楊文德文德敗走漢
魏太平真君九年

中宋免其官削爵土○魏山東饑罷塞圍役者○宋吏部

尚書庾炳之有罪免

通鑑曰炳之性強急輕茂多納賄賂為有司所
糾上欲不問僕射何尚之極陳其短乃免其官

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

通鑑曰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
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

宋新作閭闔席奠二門○宋罷大錢

通鑑曰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罷之

秋悅般國遣使如魏

通鑑曰西域悅般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魏擊焉耆龜茲冬十二月破之西域平○青州城南望見

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魏主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宋永嘉二十六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走○

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

通鑑曰宋主欲經畧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

狼居須之意御史中丞袁淑口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王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汀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大獲

通鑑曰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畧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為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追之九日夜處羅益俱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

冬十月彗星見于太微○宋雍州蠻反

通鑑曰河北諸山蠻寇雍州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慈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

皆營於山下壘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壘田大稔積穀重岩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群壘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庚寅宋元嘉二十七年魏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擊雍州

蠻平之

通鑑曰慶之自冬至春屢破山蠻因其穀以充軍食幸諸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將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

魏主侵宋圍懸瓠

通鑑曰宋主聞魏將伐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投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

步騎十萬奄至南頓潁川太守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鐔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兵圍之

三月宋以軍興減百官俸

通鑑曰以軍興減內外官俸三分之一

夏四月魏師還

通鑑曰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及施大鈎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內薄登城憲督勵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水昌王仁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將百里內馬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持將之直趨汝陽殺進泰之殺

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知泰之持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宋主遣南平內史臧質劉康祖共攻懸瓠魏王遣任城公乞地真逆擊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四月魏主引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魏王遣宋主書曰前蓋吳反逆肩動關隴彼復使人誘之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我今至此所得孰與彼多彼又北通蠕蠕西結黑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彼豈能獨立耶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伐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安得與我較邪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非天舍我邪

宋以江湛為吏部尚書

通鑑曰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通鑑曰浩自恃才畧及為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即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晃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魏主使浩兄等共譏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鄰標性巧佞勸浩刊所譏國史于石以彰直筆乞聞之謂著作即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怒譖浩以為暴楊國惡魏王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史等罪狀初遼東公程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竟謀於允允曰公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鑑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

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
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
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
太祖記前著作即鄧州所為并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
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
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
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
宮所言平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
日久哀臣欲勾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
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
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誥浩惶惑不能對
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
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魏主頻使切
責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
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
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殺浩夷其
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
終不從激怒帝知此每念之使人心慄允曰夫史老所

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奉
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
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体
未為多遠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
殿下再造之慈遠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
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程黑子故也魏
主既殺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
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
李宣城可哀孝伯順從父弟也自浩之誅軍國諫議皆
出孝伯寵眷亞於浩尹氏曰周官司寇入議有議故議
賢議功議貴之典浩自其父宏仕魏實為世臣浩歷事
三朝身為上公才畧獨優運籌制勝屢有成績自八議
言之浩居其四而乃一觸忌諱遽赤其族凶暴之國尚
可立其朝哉拓跋本夷狄進於中國而未能純乎中國
故其所為如此書殺司徒
崔浩夷其族蓋甚之也

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碣磔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禦之

宋將軍王玄謨退走

通鑑曰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及玄謨等並勸之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宋主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與向義之心不可沮也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近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比下礪礮必走滑臺易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太子劭及蕭思話亦諫皆不聽魏主復與宋主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又聞彼欲自來果何如哉七月宋主遣玄謨等水軍入河蕭斌滅質三方回徑造許洛駿鑠東西齊奉義恭出彭城為衆軍節度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

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三五民丁借使暫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使玄謨進圍滑臺九月魏主引兵南救之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玄謨士衆其盛器械精嚴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採兵來赴者日以十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輶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桓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玄謨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鉄鎖三重斷河以絶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鉄鎖以長柯斧斫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守固礪礮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礪礮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斌乃使玄謨戍礪礮申坦等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尹氏曰宋有

接蓋吳之事魏人不能問罪至是年四月分注於魏師
還之下備載魏主遺宋主書首責及此則是其曲蓋在
宋也然魏兵既退宋人盍知自反今乃不然反猶起軍
旅以伐之果何義哉是時魏復與宋書且有彼此和好
日又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之語而在宋則初無詞可執
也夫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宋之此幸名義既已索然烏
在其能成功然則中原淪於夷虜置之不問可乎曰此
在晉則可言克復尔今宋非其故土固當養威俟時胡
可輕率妄動以自貽伊感哉是以綱目既書大率而復
書侵以陋之至魏則書救以見其為應兵此蓋輕重之
權衡也烏有堂堂大率而
僅能侵人之國者哉噫

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

通鑑曰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
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
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禽魯郡太守崔
邪利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云

氏曰拓跋夷虜在戎馬之中猶知尊聖人典午氏中原
正統請修孔子廟乃寢而不報綱目皆明書于冊所謂
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也

宋柳元景大破魏師于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

通鑑曰宋畧太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以趙
難為令使為鄉導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詔
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頊祖先引兵就
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
州刺史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
城南魏人縱突騎詣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馬
亦去具裝喚日橫矛單騎突陣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
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兵退明日安都等
陳於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
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

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軍副柳元佑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疑州子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具魏眾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眾降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蜂起及羌胡皆來送款宋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尹氏曰王玄謨首建北伐之謀親將大眾望風退走元景偏裨別將破敵成功宋主不能顯加賞戮此固佛狸之所望而侮者尚可與之校勝負哉

魏人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

通鑑曰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兵至壽陽召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眾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不聽乃結軍營而進下令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

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餘創意氣彌厲魏分其眾為三且休且戰會口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裨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眾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眾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擒之鎖其頸使三即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首抱鎖亡奔盱眙仁進逼壽陽鑠嬰城固守

魏主攻彭城不克

通鑑曰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沈慶之曰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何勗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長史張暢曰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且一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領血汗公馬蹄武陵王駿亦謂義恭

曰阿父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為存歿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曰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魏主致意安比可暫出見我駭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李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趨瓜步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有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郊年故暢云然

宋取陰平平武郡

通鑑曰宋主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河隴陰平平武悉平梁南秦刺使劉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氏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伐葭蘆

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戒嚴

守江

通鑑曰魏主引兵南下所過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上宋主遣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明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于城南魏兵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惧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恃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

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脩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太子邵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江湛兼領軍事處置悉委焉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尹氏曰宋主北伐之幸初意云何乃恐懼至此魏相有言爭恨小故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者謂之貪兵貪者破其宋主之謂乎書宋人戒嚴守江可愧甚矣

魏及宋平

通鑑曰魏主以橐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羞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群臣議之眾謂

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三正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劭又謁于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劭與江徐不子魏亦竟不成婚

(卯辛)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平真君春正月魏師還

通鑑曰正月朔魏主大會群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奉火左衛率尹弘言於宋主曰六夷如此必走明日果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宋主殺其弟義康

通鑑曰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請誅之廣州宋主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耻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在瓜步人情惶懼宋主慮不逞之

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劬及武陵王駿僕射何尚之屢
啓宜早為之所宋主乃遣嚴龍就殺之胡氏曰伐魏之
後文帝有心王玄謨聞之文帝若引敗歸已則當如孔
明宣布所失廣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誅王
恢以謝天下今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
之忠諫不賞反致猜於義康恐其生難不亦悖乎尹氏
曰義康前曰之廢書國書彭城王者實有其罪故以國
法待之也今日之死書宋主殺其弟者罪不至死故專
自宋主以甚之也昔春秋書鄭伯克叔段于駟君子譏
鄭伯陷其弟于惡今宋主於義康始焉任之太過至使
小人趨附以成其罪然既貶之廢之又從而遠逐之是
亦足矣豈必殺之而後已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果如是
乎書法若此
深惡之也

魏復取碣磔

通鑑曰宋江夏王義恭以碣磔不可守
召王玄謨還歷城魏擊敗之遂取碣磔

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宋人追之不及

通鑑曰初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
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歛民入城臺
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若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
蓄陂人令滿欲灌魏人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
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波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
而合填斬作浮橋絕水陸道遺質書曰今所遺圍兵盡
非我國人乃是丁零及胡氏羌鄉若殺之無所不利質
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三玄謨
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獨不聞童謠乎蓋卯年未至故
以二軍開飲江水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
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嚮有桑乾哉我本
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壅之粉之屠之裂之猶
未足以謝本朝爾智力豈能及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
力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乏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
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鉄床於其上施
鉄鍊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

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磨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軒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綸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絕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士堅密不克魏人肉薄登城分番相代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疾疫或告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勅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魏兵過彭城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追之可悉得諸將請行義恭不許明口釋使至勅義恭悉力急追義恭乃遣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間之及殺所驅而去尹氏曰去冬書魏及宋平春秋書平以及者為王是春又書魏師還則是魏人有悔禍息兵之意故綱目書以予之今乃復攻財貽何哉且前日宋以無名兵與師魏既戰而勝之是亦足矣殺掠屠戮以人為嬉方且蟻附一城之下積尸成山流血成池果何謂邪故綱目書魏主攻盱眙則見其以國君之

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重自將而攻一城書宋將滅質拒之則見其以大國而困於一偏校不能克也書魏師退走則見其以全師之衆力屈而遁是皆貶之之意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其魏主之謂乎末年宗愛之及宜矣

通鑑曰魏人凡破南兗徐豫兗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梁上盤舞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時是以將帥趨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尹氏曰宋主無故暴兵使六州之民肝腦塗地今乃蠲其稅調果何及邪况春燕歸巢于林木民且亡矣稅調亦奚從出哉書非美之蓋譏之也

三月魏主還平城

通鑑曰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魏以盧度世為中書侍郎

通鑑曰初魏中書學士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羅家吏囚羅子掠治之羅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焚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問宋使者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使者曰不聞魏主乃赦度世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羅妹以報德

夏四月慧星見于昴○魏荊州刺史魯爽及其弟秀奔宋

通鑑曰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中書郎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有罪俱誅殺魏成兵帥部四千餘家

奔汝南請降於宋宋主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太守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宋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通鑑曰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讓之朝事悉歸湛之

魏更定律令

通鑑曰魏主命太子少傅苻雅中書侍郎刁玄周等更定律令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五月彗星入太微○六月魏太子晃卒

通鑑曰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私田與民爭利誇聲流布不可追掩而殿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

此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中常侍宗愛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仇尼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構其罪魏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欲封其子濬為高陽王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

秋宋青州刺史蕭斌將軍王玄謨以罪免

通鑑曰坐退敗也宋主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惧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宋魏復通好○宋以王僧綽為侍中

通鑑曰僧綽曇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象皆以國器許之好李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政大小皆與參

焉宋主始親政事委任王華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

壬辰 宋元嘉二十九年魏正春二月魏宦者宗愛弒其君

壽而立南安王余

通鑑曰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二月弒之僕射蘭延和正薛提等秘不發喪延正以濬幼冲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太子而素惡翰而善余乃密迎余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翰余皆世祖之子也賀善贊曰太武即位首立天師道場經書詣道壇受符籙雖能汰沙門廢佛寺蓋好尚之異也然書徵世胄遺逸令公卿子弟入學詔以經義決疑獄亦駁駁乎變夏矣至其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綱目獨深予而特書之功業不終惜哉尹氏曰春秋君弒而賊不

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人宗愛以一閹寺之微弒君立君易若反掌魏人奉國聽之曾無違異向非愛再行弒逆自速其死則魏尚可立乎直書于冊罪魏固也

三月大風拔木都下火○夏五月宋人侵魏

通鑑曰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此伐何偃以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不從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碭碭魯爽等將荊州甲士四萬攻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須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青州刺史劉真祖上疏極諫亦不從又使侍郎徐爰隨軍向碭碭街中旨授諸將方畧臨時宣示尹氏曰春秋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遂有華督之弒今宋魏交兵禍亦甚烈魏既不免其身宋亦宜知自警乃反乘釁侵之無損于敵徒稔其惡未幾亦蹈魏人之轍天道好而生惡後蓋嘉兵者不祥之器二君亟戰不已其禍若合符節綱目前書宋魏復通好此書宋人侵魏以見其無故黷兵皆有末流之禍為後戒也

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

通鑑曰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請論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偽傳以嗤之尹氏曰大夫七十而謝事禮也既致仕矣尋復起之交譏之也

宋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通鑑曰初潘淑妃生濬元皇后志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邵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邵濬信惑之邵濬多過失數為宋主所詰責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邵補天與為隊主宋主讓曰汝用隊主副並是奴邪之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尔鸚鵡先與天與通恐事泄白劭密殺之慶國懼乃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

及所埋王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捕不獲宋王惋
嘆弥日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惧陳謝赦之尹氏曰
戾太子為江充所誣不免其死劭濬既親為巫蠱事驗
明白豈有國儲副君所為若此而可以承祧王器者哉
事竟不誅直書于冊譏失刑也

秋八月宋攻魏碭礪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亦還

通鑑曰諸軍攻碭礪累旬不拔八月魏人夜自地道潛
出燒營及攻貝張永夜徹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
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增兵力攻不拔軍食乏思
話命諸軍皆退也歷城城賊質遣司馬柳元景帥參軍薛
安都等向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參軍
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子也九月象奕與魏
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
牢開礪礪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

吐谷渾王慕利延死兄子拾寅嗣

通鑑曰拾寅始居伏羅川遣使請命于
宋魏宋以為河南王魏以為河西平王

九月庫莫奚國獻名馬於魏

通志曰馬有
一角狀如麟

冬十月魏宦者宗愛復弒其主余魏王濬討愛伏誅

是為文成

通鑑曰余自以越次而立厚賜群下欲收衆心旬月之
間府歲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
宰相錄三省摠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
其權愛憤怒因余夜祭東廟使小吏賈周等就弒而
秘之唯羽林郎中劉尼知之勸愛立皇孫濬不從尼恐
愛為變密告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尚
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
將不利於社稷遂定謀共立濬麗侯之子也賀使尼麗
迎濬於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
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

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位誅愛周夷三族
尹氏曰余越次而立未成乎君何以書弒余固愛之君
也愛立之愛弒之魏國無人矣討而誅之亦幸焉爾魏
太武控弦百萬威震天下北掃柔然西平夏國滅涼滅
燕易若破竹恃勝不已率兵南下極意屠戮死者不可
勝紀武功之暢如此然末年變生肘腋身且不保餘禍
所鍾至於再行弒逆幾不能國不善之積豈可掩哉考
之綱目之所書驗之事應之所及後之好攻戰樂殺人
者可以
觀矣

宋西陽蠻反遣沈慶之討之○魏殺其外都大官古弼張

黎

通鑑曰南安王余之立以弼為司徒黎為太
尉及是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皆被誅

魏隴西屠各叛討平之○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

通鑑曰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
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
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
向之所毀率皆脩復魏主親為沙門下髮

魏以周怵為太尉陸麗為司徒杜元寶司空怵尋坐事賜
死

通鑑曰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
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家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
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怡天之功以干大賞魏主不許麗
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願以臣爵授
之魏主曰朕豈不能使卿父子為兩王耶乃進其父建
業以侯爵為東平王班賜群臣使原賀任意取之賀辭
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魏主
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麗等皆受賀而不及允允終身不
言忸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
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劉氏口書賜死始

魏行玄始曆

通鑑曰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曆世祖克沮渠氏得趙政玄始曆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

癸

宋元嘉三十年魏興安二年

春正月宋以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

通鑑曰初濬以南徐刺史鎮京口求為荊州宋主許之濬還京口治行而巫蠱事竟宋主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宋遣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二月宋主義隆為其

子劉劭所弒

在位三十年年四十七

并殺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

之尚書江湛劭自立以何尚之為司空

通鑑曰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濬至京口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未平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送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宋主所愛鑠如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女也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于載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不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議久不決既而以其謀告潘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為逆初宋主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黯而剛猛宋主深倚之至將作亂每夜饗將士僧綽密以聞會道育婢將至劭夜呼蕭斌袁淑殷仲素入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眾驚愕莫對久之斌

淑皆曰自占無此願加善思劭怒变色斌俱從令淑極
言不可左右引淑出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明日
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斌同載呼
淑甚急淑不使登車不從劭命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
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
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宋主其夜
與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
之入牽几揮之五指皆落遂弑之并殺湛之江湛聞喧
謀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于此劭遣兵殺之疾出
戰射邵弒中邵黨擊殺之隊將劭使人殺潘妃并太祖
親信數十人濟時在西川府聞臺內喧譟不知事之濟
否俄而劭召潘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入見劭
劭曰潘淑如遂為亂兵所害濟曰此事下情由來所願
劭詐以詔召義恭何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
數十人劭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今罪
人斯得可大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
白刃自守斌為僕射尚之為司空劭不知僧綽之謀
以為吏部書武陵王駿也五州具言太子弑逆慶之

密謂版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
不過三千人此外屈逆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
濟也尹氏曰昔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之事
廢書而嘆其官僚郭瑜請改讀禮記先正胡安國傳春
秋至此日之為腐儒以為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察於
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
之罪也則弘而聞此必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
而明於世子之義不至於奏請佛旨而見醜矣先正傳
春秋之義如此今綱目取法春秋故於弑逆之事亦必
直書于冊若使講讀之際避諱不言則前有諛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是自淪於陷穽者也而可乎夫春秋以
傳為案綱目以分注為案考分注之所載可見其所由
致之漸姑以宋劭之事觀之善惡必原所始而逆劭則
生於諒闇形色可以占終而袁后則預言其惡侍膳問
安職所當謹而東宮置兵乃與羽林等人臣無將將則
必誅而巫蠱事竟乃赦不問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既而

謀廢立乃猶豫不決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而事機不密
乃泄於潘妃不惟是也宇縣分裂已非一日宋文乃無
故進兵窮黷不已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不善之積亦
不可掩固宜其末流之禍如此綱目書之與商臣之事
如出一轍蓋欲使後世推本所由而致謹於首惡之義
以為人君父者之戒耳若夫弑父與君之賊其惡固不
待貶絕而後見也又奚以贅及為
哉吁丘氏濬曰子弑父始見於此

魏尊葆太后為皇太后○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

綽

通鑑曰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
饗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屬所親
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
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
比弟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尹氏曰僧綽力請宋
文速斷而宋文不能從若僧綽亦可謂忠於謀國者矣

然劭既為逆僧綽自當引身而去固不可以其不知所
謀而隱忍就職萬一不幸死於賊手則必安於義命亦
足以見君弑臣死於其難矣均之死也不死於臨難之
初而死于受職之後故僧綽雖賢病於死之不早是以
綱目亦不得與袁淑江徐同科而書曰劭殺吏部
尚書王僧綽若邵自殺其臣然者豈不深可惜哉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是為武帝

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

通鑑曰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弑駿慶之求見駿駿懼
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
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
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
勒兵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奉劭據有天府
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奉事慶
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
宜斬以徇衆駿令竣拜謝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

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竣延之子也駿戒嚴示衆以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宗慤朱修之皆為參佐竣領錄事總內外以劉延孫為長史行留府事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率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駿駿至尋陽命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義宣遣質引兵詣尋陽蕭思話垣護之皆率所領赴之冀州刺史張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若有寇難吾自當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益口參軍徐遺室以荊州之衆繼之駿發尋陽慶之摠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劭以示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至於此是荅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疑劭舊臣不為已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劭不聽大尉司馬龍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駿軍于鵠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檄未知所從客說之僧達自候道南奔駿即

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屬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方惟竣出入臥內擁駿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薦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駿之危疾也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劭使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之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鬪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處止元景開壘鼓譟乘之劭兵大潰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殺傷過前劭僅以身免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於新亭尊母路氏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封拜義恭以下有差五月臧質以兵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將帥步騎五千軍于辰步隨王誕遣參軍劉秀之等將兵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兵拒之大敗劭緣淮樹柵自守男

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

丁既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勇士攻克之王羅漢即放仗降城中沸乱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令所統解甲來降詔斬斌諸軍遂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御床之所為軍士所殺剝腸剖心諸將商其肉生噉之劭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夫人何為見哭質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質問劭傳因至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南走遇義恭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並梟首暴屍汙豬劭所居齋道育王鸚鵡並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沈璞皆伏誅袁淑江湛徐湛之王僧綽各加贈謚陳天與亦加謚與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尹氏曰上書武陵王奉兵討劭者與駿之討賊也繼書宋人立駿者與宋人之立也人者衆詞也立者宜立也此與春秋書衛人立晉詞同而義異

通鑑曰初劭以尚之為司空子偃為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宋主以尚之偃素有令譽自居劭

宋以柳元景為護軍

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尹氏曰臣弑君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恒之逆孔子以告老且沐浴請討宋劭之變尚之先以致仕復起身為大臣君弑不能死難亦已非矣乃復北面逆賊故綱目前書以尚之為司空於劭弑逆之下所以正其受偽命從逆賊之罪也今孝武既立自宜顯行刑辟庶幾大義昭明胡為使之復齒薦紳之列故綱目特筆起義書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者蓋譏其不當復用從逆之人也夫弑逆之賊無罪可加惟治其從逆之人乃所以孤逆賊之黨此綱目之作所以為急於誅逆乱者也故曰綱目脩而乱臣賊子懼

通鑑曰初宋之討西陽蠻臧質使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藉使元景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宋主語其言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宋主即位以質為

江州元景為雍州質慮元景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瓜牙不宜遠出宋王重暹其言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宋以南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秋七月朔日食

通鑑曰宋王詔求直言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參軍周朗上疏曰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屏戍守議者以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後使虜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漕輸復絕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矯足而待也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奉天下以奉一君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絺衣必收寶連續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橫帶之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副惑鄙之甚也凡厥庶民制度一後官中朝置一衣庶家晚已裁季侈麗之源實先官而後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王

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言造人不知測其所以致奢毀徒皆鄙則遭毀者官擢奢黨悉庸庸則得奢者宜退如此則毀奢不妄善惡分矣書奏竹旨自解去職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中恩便為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得在此詔否莊弘微之子也時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衰乎

宋殺其弟南平王鑠

通鑑曰鑠素負才能常輕宋王宋王潛使人毒之尹氏曰南平之死乃宋王替使人毒之蓋秘之也而綱目大書于冊然則為惡於幽隱者果可諱哉雖然莫親於弟而動輒殺之其源蓋始於文帝之後義康耳豈知餘波

所及其流浸廣自後踵而行之遂為故常綱目凡此類必專目其主而以殺其弟書之者蓋甚其絕滅天倫勦拉同氣之惡以惡之也繼是紛紛不可勝書矣生于帝王之家而屠戮若此哀哉

宋廣州反討平之

通鑑曰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斌弟也詔新南海守登琬始與太守沈法系討之琬先至止為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琬不從攻五十日不克乃從之八道俱進一日即破之斬簡廣州平法系封府庫付琬而還

(甲午)

宋主駿孝建元年魏興安

春正月宋鑄孝建四銖錢

通鑑曰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是鑄孝建四銖形或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眾雜以鉛錫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兄者相繼物價踊貴尋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

行民間喧擾於是沈慶之建議聽民鑄錢平其準式去其雜偽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顏竣駁之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議以為恣行新細不一三年其弊不可復救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民愈困此甚不可也乃止丘氏濬曰後世以年號為錢文始此

宋立子子業為太子

通鑑曰將置東宮省率更令餘各減舊負之半

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奉兵反夏宋主遣

兵討質誅之

通鑑曰初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義宣肅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強不遵朝廷制度帝方自攬威權而質

以少王遇之刑政慶賞一不吝稟擅用益口米臺符檢
詰漸至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
義宣義宣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
使報之及兗州刺史徐遺宝期以今秋率兵使者至壽
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率兵登壇自號建平元年
遺宝亦勒兵向彭城義宣聞爽已反狼狽率兵與質俱
表欲誅君側之惡義宣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後繼
秀見義宣出附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痴人作賊今年敗
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宋主欲奉乘
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下可曰柰何持此座以與
人乃以柳元景王玄謨統諸將討之三月義宣移豫州
郡雍州刺史朱脩之為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
史劉秀之斬其使遣軍藤江陵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
以子陷与竺超民留鎮江陵義宣知脩之貳於已乃遣
魯秀將萬餘人擊之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爽亦引
兵趨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
軍質至梁山與官軍相拒四月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
遣將軍薛安都等戍歷陽沈慶之洛江討爽爽引兵退

安都帥輕騎追斬之進克壽陽徐遺宝走死義宣至鵞
頭慶之送爽首示之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
義宣與質由是駭惧宋主使元景進屯姑孰質遣將攻
陷梁山西壘又遣兵趣南浦垣護之與戰破之朱脩之
斷馬鞍山道魯秀攻之不克王玄謨使護之告急於元
景元景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
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義宣遣劉湛之與質
俱進頓兵西岸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安都帥突
騎衝陳陷之斬湛之質等大敗護之燒江中舟艦延及
西岸營壘殆尽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潰單舸遁走質
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追斬質及其子孫義宣走
江陵衆散且尽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州兵尚餘萬人
秀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
守秀欲走不能去赴水死尹氏曰反不書以以者義宣
昏闇為質所使也

宋置東揚州鄧州

通鑑曰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粟帛所資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主惡其強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襄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蛮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不許

宋省錄尚書事官

通鑑曰宋主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請省之

宋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劉義宣伏誅

通鑑曰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言賊既遁去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惟免愆亦可要信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

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其兄弟則與其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乃原之尹氏曰宋主有亂倫之惡故義宣忿怒而反然綱目正名定罪畧不少怒者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

秋七月朔日食既

〔起〕

宋孝建二年魏太安元年

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

通鑑曰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出

夏五月熒惑入南斗○宋以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秋

八月三吳饑○宋主殺其弟武昌王渾

通鑑曰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以為戲笑長史封尚之廢為庶人逼令自殺時年十七劉氏曰

渾作檄文建號改元以為戲笑則罪也其以無罪書之何甚宋主也渾則信有罪矣年未成人處以八議或者罪不至死今而殺之甚矣

宋郊廟初設備樂

劉氏曰書初何緩辭也前書宋始備郊廟之樂矣於是而書初設然則前者雖備猶未設也宋人慢於郊廟亦甚矣故再書初

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

通鑑曰宋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諷有司奏曾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劔不得為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詔可尹氏曰逆劔之變孝武以藩王討賊得國劉氏之不滅賴有是爾夫公侯國之枝葉也若去其枝葉則本

根將何所庇今乃削弱王侯何哉故綱目於此特以裁損王侯制度書之以見其本志惟恐宗族之蕃衍而欲削其枝葉也雖然彼不難於獵其諸弟而殺之又何有於制度哉世變日下天理滅亡可哀也已吁

宋以楊元和楊頭為將軍

通鑑曰元和故氏王楊保宗子也宋以其幼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其族父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為魏所執而為宋堅守無二心王玄謨請以頭為西秦刺史安輯其眾俟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其不稱即以授頭必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若葭蘆不守漢川亦不可立矣不從

宋孝建三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為后

通鑑曰后遼西公朗之女也朗坐事誅后没入宮

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為太子

通鑑曰魏主立子弘為太子生三年矣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劉氏曰書立太子多矣此其斥書魏主何如也於是弘生甫三歲使其母條記所託依故事賜死是亦不可少緩乎恐哉其為君也故斥書主

宋以宗慤為豫州刺史

通鑑曰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諸王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以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慤為豫州只喜為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刺史

通鑑曰義恭以宋主之子子尚有寵將遜之乃辭揚州而宋主以子尚為刺史時英惑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

第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別駕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

八月魏擊伊吾克之○冬十月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宰

○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

通鑑曰賀上言今北虜遊竟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諫使守邊則已斷之休受更主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主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月宋移青冀并鎮歷城

通鑑曰宋主欲遺青冀二州并鎮歷城刺史桓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北虜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

州并鎮此經遠之畧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中王威安邊上計也由是遂定

魏定州刺史許崇之有罪誅

通鑑曰宗之求取不節以州民馬超謗已歐殺之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魏主曰此必妄也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之

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

通鑑曰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常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辞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藤絮以綵綸遺主衣就衣諸休尹

氏曰延之書爵書卒褒美如此所以著其儉之德知子之明也

酉 宋大明元年 春正月魏以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

魏侵宋入兗州

通鑑曰魏人侵宋敗東平太守劉劭宋主遣薛安都沈法系禦之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魏兵已去先是群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坦請回軍討之任榛逃散無功而還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群臣為請莫能得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罪而死我行當就汝決矣有司以聞乃免之

夏四月都下疾疫○五月且興義興大水○六月宋以顏

竣為東揚州刺史

通鑑曰宋主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具造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爭宋主寔不悅竣疑宋主欲疎之乃

求出外以占其意宋主從之竣始大懼

秋七月宋并雍州為一郡

通鑑曰雍州所統多僑郡縣刺史王玄謨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曰錯亂租課不時請皆上斷乃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疆郡從多為雍部二千石乘聲皆欲討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宋主遣使撫慰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卿復為笑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宋主以此戲之

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

史

通鑑曰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室近親不得君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從來不序昭穆宋主既

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合族宋主閉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誅劾及義宣皆有功人心竊倚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宋主畏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宋大明二年春正月魏設酒禁增置候官以伺察百

官過失

通鑑曰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鬪及議國政故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職滿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丘氏濬曰人君之臨下當如太陽之當天太陽當天雖無物不照無處不臨然必當陽光之時有容光之隙然後及之耳苟不當其時無其隙而有可隱蔽之勢固未嘗紆曲其光蒐尋其隙察察以用其明也人

君臨下何以異此自元魏置候官以伺察百官過失後世踵而行之寄耳目於群下雖或因之以得臣民之陰私然小人假是以中傷正人君子亦多矣吁魏元成其作俑者歟

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通鑑曰魏起太華殿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国已久朝會宴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况四海萬人之勞費可勝道哉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切計者魏主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

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群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侯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允雖蒙寵待而家貧無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茅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茶菜而已魏主嘆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心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服粟始不能言允獨數陳事理詞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震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

乃晉仲所以致
慟於鮑叔也

夏四月地震○六月宋以謝莊顧顛之為吏部尚書

通鑑曰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莊
顛之為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輕
宋主欲重其選乃用名儒孔顛王或為之侍中蔡與宗
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輕重
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其言與宗廊之子也裴子野曰
官人之難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
後貢於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
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眾故能官
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
如谿整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
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干進務得無復廉耻之
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
南面而欲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人哉孝武雖
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宋沙門曇標謀反伏誅

通鑑曰南彭城民高闢沙門曇標以妖妄相高與殿中
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闢為帝事覺伏誅於是詔沙汰
沙門設諸條禁嚴其誅坐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
諸尼出入宮掖竟不得行丘氏濬曰書僧反始此

秋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

通鑑曰僧達聰幼警能文而跌宕不拘宋主初立擢為
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不遷再被彈
削僧達耻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宋主
已積憤路太后兄子嘗請僧達升其榻僧達令昇棄之
太后大怒固邀宋主令必殺僧達會高闢反宋主因誣
僧達與闢通謀賜死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
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
師傳說去板築為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
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立九品
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

馮籍世資用相凌駕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
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辯矣裴
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
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可仕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
限閥閥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
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怡其底廕召禍宜哉

冬十月魏伐柔然勒石紀功而還

通鑑曰魏主至陰山會雨雪欲還尉眷曰今動大眾以
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
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渡大漠旌旗千里處羅
可汗遠遁降其別部數千落刻石紀功而還

魏侵宋清口宋青冀刺史顏師伯連戰破之

通鑑曰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魏鎮西
將軍封敕之攻之清口戍將傅軋愛拒破之宋遣虎賁
主龐孟蚪救清口顏師伯遣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主
於沙溝宋主又遣參軍卜天生會傅軋愛及參軍江方

宋主以前典籤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

典共擊魏兵屢破之斬魏將數人魏將軍皮
豹子將兵助敕文寇青州師伯與戰幾獲之

通鑑曰初宋主在江州法興明寶蔡開為典籤及即位
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字舍人足歲並以初察
兵預密謀賜爵縣男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
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尚之
人士之末涉獵文史亦為中書通字舍人凡選授遷徙
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
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
家累千金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
節太峻覬之曰辛昆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
覬之常以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
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
無聞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亥巳)

宋大明三年
魏太安五年

春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

討之

通鑑曰誕知宋主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宋主以為中書侍郎俄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詔貶爵為侯遣之回使兗州刺史桓朗與戴明寶襲之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內應誕聞之斬成擊朗殺之明寶逃還詔沈慶之將兵討誕慶之至歐陽誕遣人賫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還數以罪惡誕閉門自守奉表投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宋主大怒氏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周道隆並帥眾來會誕見眾軍大集棄城北走慶之遣人追之誕眾皆不欲去乃復還築壇誓眾以劉琨之為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曰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

五月宋主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通鑑曰竣遭母憂送喪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惧上啓請命宋主益怒及誕反遂誣竣與通謀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沈其男口於江胡氏曰竣不足道也然帝亦不仁之甚矣方發潯陽屯梁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急若非竣累旬謹密應接無爽豈不殆哉乃因諫諍移怒加之黨逆既誅其身又絕其後於腹心尚尔他臣何賴焉此非人君之道也

秋七月宋克廣陵劉誕復誅

通鑑曰沈慶之值久雨攻城弗克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開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范義為誕左司馬或勸其行義曰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慶之帥眾攻城克之誕走追斬之母妻皆自殺宋主

聞廣陵平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稱萬歲上不悅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為給事黃門侍郎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歛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莖自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胡氏曰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今以誣一人反

宋以沈慶之為司空

劉氏曰何尚之致仕書復起慶之亦致仕者不書復起何慶之之出為國難也與尚之異矣故綱目不書復起而再書罷就第嘉遠權也後雖為太尉不書見殺而後書綱目於慶之無譏焉

九月宋築上林苑○宋徙郊壇造五路

通鑑曰初晉人築高郊壇於巳位至是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直宮城之午位又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及廢帝即位以郊壇舊地為吉復還故處

庚子宋大明四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三月后親先蠶西郊

太后觀禮

劉氏曰書親耕多矣未有書親蠶者書親蠶何嘉重本也自漢文帝書詔具親耕祭禮儀於是始書親蠶嘉之也綱目重本故具親耕禮儀書親蠶書皇后帥命婦親蠶書祀先蚕書賜近臣絲書

夏六月魏伐吐谷渾

通鑑曰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遣平陽王新城等督諸軍擊之虜獲甚眾

魏復置史官

通鑑曰崔浩之誅史官遂廢至是復置劉氏曰書復置何久廢也自浩之死於是十三年矣故書復議之

秋八月雍州大水宋遣使振卹○冬十月宋廬陵內史周

朗以言事切直被殺

通鑑曰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加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胡氏曰朗以直言自免夫職亦已七年而武帝蔽怒宿怨竟不能容蓋朗謂下令求言其本非實此最忤旨者夫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殺之豈人君之道乎

宋以顏師伯為侍中

通鑑曰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群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主嘗與之擣鞠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

擲得盧宋主失色師伯遽歛手曰幾作盧是日一輸百萬

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

通鑑曰柔然攻高昌殺安周滅沮渠氏以闕伯周為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宋大明五年春正月雪

通鑑曰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宋主悅義恭以宋主猜暴惧不自容每卑詞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宋主之世得免於禍劉氏曰凡書雪書不時也未有書正月雪者此其書何識好諛也於是雪集義恭衣為六出奏以為瑞宋主悅之故書

夏宋立明堂

通鑑曰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地制如太廟唯有十二間為異

魏大旱脩群祀○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為其

下所殺

通鑑曰休茂年十七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欲專處
决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惡主帥
屢責之伯超說休茂殺主帥而舉兵從之殺典籤楊慶
徵集兵眾傳士荀詵諫殺之休茂出城行營參軍沈暢
之等帥眾閉門拒之休茂馳還攻城克之參軍尹玄慶
復起兵攻休茂擒斬之毋妻皆自殺同黨伏誅宋王自
即位以來抑黜諸第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
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
廣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義康希旨復請裁
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客懷文固諫
乃止宋王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
以榮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宋主曰卿欲效卞居
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
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

門

秋九月朔日食○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通鑑曰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
婁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
五人遇之者不
知其三公也

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

通鑑曰子鸞母殷淋儀寵傾後宮子鸞受冠諸子凡為
上所賜遇者莫不入其府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刺
史以張岱為參軍行府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晉安三
府與典籤主帥共事事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
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
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
復以岱為
別駕行事

十二月宋制民歲輸布戶四疋○宋禁士族雜婚

通鑑曰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沈懷文諫不聽

主宋大明六年春正月宋始祀五帝於明堂

劉氏曰書始何緩詞也宋氏有國四十餘年矣明堂之制於是始奉宋之慢於郊廟可勝罪哉故郊廟備樂則書始設備樂則書初祀五帝又書始皆譏之也

宋策孝秀于中堂

通鑑曰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二月宋復百官祿○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

通鑑曰侍中沈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江智淵王彧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宋主每宴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譎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大怒賜死三子澹淵冲行哭請命柳元景為之言曰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宋主竟殺之

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

宋主曰宋主痛悼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葬於龍山民不堪後死七甚衆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為之別立廟尹氏曰淑儀品卑何以書卒著其惑溺之失葬埋之盛也

秋七月地震有聲如雷兗州尤甚魯郡山搖者二○九月

宋始令沙門拜人主

通鑑曰初晉庾冰議沙門敬王者不果行至是有司奏曰浮圖為教反經蔽道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者臟而直體萬乘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此當盡虔從之及廢帝即位復舊劉氏曰何以書譏也曇標之反嘗欲沙汰沙門且嚴為之制矣牽於近習竟不能行乃獨區區責其致敬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此之謂也

宋祖冲之請更造新曆不報

通鑑曰冲之上言何承天元嘉曆疎舛猶多更造新曆以為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為辰首位在正地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日辰之朔甲子為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

宋主令善曆者難之不能
屈會宋主殂不果施行

癸卯

宋大明七年春正月宋吏部尚書江智淵卒

通鑑曰宋主每因宴集好使群臣自相嘲許智淵素恬雅斬不會肯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宋主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又議殷淑妃謚曰懷宋主以為不盡美銜之他日至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惧竟以憂卒

夏宋制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

通鑑曰詔自非臨軍不得專殺罪應重辟先上須報違者以殺人論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外警內姦變起倉猝者不從此例

宋以蔡興宗袁粲為吏部尚書

通鑑曰粲淑之元子也宋主好狎佞群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王玄謨為老僮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鵝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且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群臣惟憚與宗方嚴不敢侵媿議曹即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晏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六月宋主以劉德願為豫州刺史

通鑑曰宋主數與群臣至殿貴妃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擗踊號慟涕泗交流宋主甚悅故命有是

宋大脩宮室

通鑑曰宋主為人機警勇決託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於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大脩宮室始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

群臣觀之林頭有土障壁上掛寫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顛淑之兄子也胡氏曰武帝閨門無禮奢欲敗度視乃祖猶田叟待諸弟若敵讐戲侮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雖學問博洽將何用也尹氏曰宋自孝武承統外則屢形反叛內則屢有殺戮其不德蓋自不言可知至是大脩宮室綱目特書于冊而以分注備載其奢慾之實於下然後宋主之失瞭然在目夫以宋主所積如此求欲久有其國尚可得邪身沒未幾嗣子殲滅宜矣

冬十月宋主校獵姑孰○魏遣散騎常侍游明根如宋

通鑑曰明根奉使三返宋主以其長者禮之有加

十一月宋主習水軍于梁山

宋大明八年夏閏五月宋主駿卒駿文帝第三子在魏和平五年

甲辰

五子子業之是為

廢帝

通鑑曰宋主朱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欲使
獻奉又以捕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
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
敢弛惰至是殂於玉燭殿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
元景領尚書令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
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
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與宗
奉坐受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與宗出告人曰家國之
禍其在此乎劉氏曰孝武討賊之初綱目書曰宋主立
駿其立也既而再書殺其弟四書殺無罪書築上林
苑書大脩宮室書校獵姑孰殆無可紀之善焉雖曰脩
廟樂造五路耕籍田立明堂祀五帝所謂如禮樂何者
已矣

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死子受羅部真可汗子成立

通鑑曰改
元永康

宋出蔡興宗為新昌太守王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通鑑曰宋羅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興宗於都
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
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
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
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義恭素畏戴法興策尚之等雖
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
權詔勅皆出其手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為
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聞
之戰咨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
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
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
法興皆惡之左遷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
康法興等惡玄謨剛
嚴以為南徐州刺史

八月宋太后王氏殂

通鑑曰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劉氏曰宋以來后殂不悉書其書何志子業之悖也

冬宋饑

通鑑曰東方諸部連歲旱飢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者十六七是歲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四十四終

八月宋太后王氏薨

通鑑曰太后疾篤使呼宋王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慮
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刺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劉氏曰宋以來后姐不慈
善其善何志子業之悖也

冬宋饑

通鑑曰東方諸郡連歲旱飢米一升錢數百連庫亦空
百餘家餓死者十六七是歲宋境內凡有州二十一郡
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
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四十四終

